

张宏生 编著

中美文化交流的先驱

戈鲲化的时代、生活与创作

雜質然之例言

一律詩須調平仄其八句中平三四五六等句並須對偶如
虛實平仄之類用韻在一二四六八句末字惟首句韻不
論五七言如之

一絕詩有八言有七言舊律詩之半也或感思四句以爲四
句或中四句而或首尾各二句

一古詩不甚拘平仄句法亦可短長或數句換韻或通體一
韻或隔句對偶或通體對偶總須意格高古爲佳

张宏生 编著

中美文化交流的先驱

戈鲲化的时代、生活与创作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美文化交流的先驱：戈鲲化的时代、生活与创作 /
张宏生编著. —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4
ISBN 978-7-5506-2362-0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
作品综合集—清代 IV. ①I21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71843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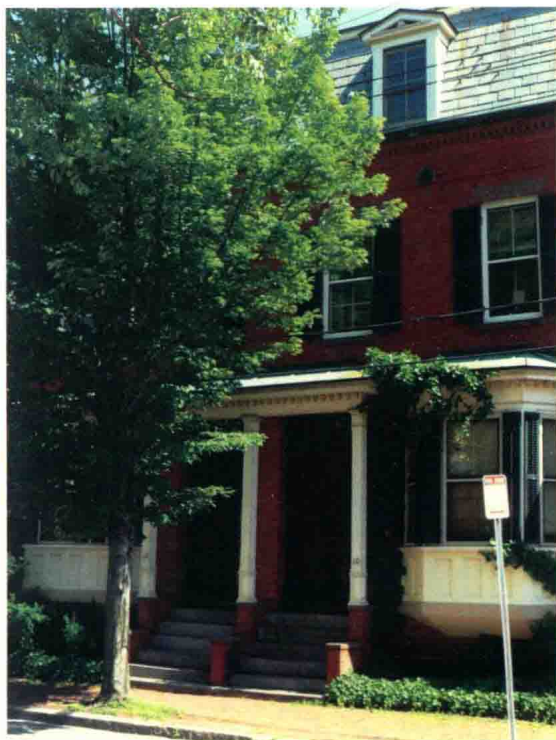
- | | |
|---------|---|
| 书 名 | 中美文化交流的先驱——戈鲲化的时代、生活与创作 |
| 编 著 | 张宏生 |
| 责 任 编 辑 | 樊 昕 |
| 出 版 发 行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025-83223462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
| 出版社网址 | http://www.fhcbbs.com |
| 经 销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 照 排 |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
| 印 刷 |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南京市六合区冶山镇,邮编:211523 |
| 开 本 | 880×1230毫米 1/32 |
| 印 张 | 14.625 |
| 字 数 | 339千字 |
| 版 次 | 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
| 标 准 书 号 | ISBN 978-7-5506-2362-0 |
| 定 价 | 68.00元 |
-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25-57572508)



戈鯤化像



戈鯤化工作过的宁波英国领事馆旧址



戈鯤化在波士顿初期居住的梅森街10号

CHINESE POEM.

皇都春日麗 偏愛水雲鄉
絳帳遙相設 叨分鑿壁光

光緒七年詩贈

衛廉士星使即請 教謾

中華愚弟戈鯤化初本



戈鯤化贈卫三畏诗

My dear Mr. Williams,

I have just finished a poem which I have been writing for you, which I enclose as a Christmas present.

I was disappointed in not seeing you last summer, and as I wish very much to see you about something particular, it would give me great pleasure to visit you sometime during the Christmas vacation, if agreeable to you. If it is, and you will let me know what day most convenient between Monday and Thursday of next week, also the name of the Hotel near your house.

Very sincerely yours,

H. H. Ho.

717 Cambridge Street,

Cambridge, Mass.

Dec. 20th 1881.

戈鯤化 1881 年 12 月 20 日致
卫三畏信

人壽堂詩鈔

新刊

硯

新安 戈鯤化 硯

甲子

元旦試筆

兵氣全銷墨氣鮮
喜將詩句賀新年
和風習習祥占異
旭日瞳瞳瑞應乾
甲子長春回大地
庚申不老守先天
滿斟一盞屠蘇酒
首祝

甲子

光緒刊本《人壽堂詩鈔》

中華戈彥員太守著

華質英文

戈鯤化在哈佛大學所編之《華質英文》

This Agreement made
and entered into at
Shanghai in the Empire
of China this twenty sixth
day of May, A.D. one
thousand Eight hundred
and seventy nine, between
Francis Packman Knight
U.S. Consul at Newchwang
on behalf of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
Massachusetts U. S. A. and
"Ko Kuen-hua, sub-prefect
awaiting election, and
prefect by brevet, of Ningpo
in the Empire of China;
— Witnesseth: —

(1) That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University Engage the said
"Ko Kuen-hua as teacher
of Mandarin Chinese at
the University of Harvard
for the term of (3) three
years

立合同議據

大美駐劄片莊領事官爵德威哈佛書院院長等與寓居甯波之
大清知府銜候選同知戈鯤化議定條款開列於後

一哈佛書院院長等言定建請戈鯤化在書院教習官話三年為期自壹千八百七十九年九月
初一日起至壹千八百八十年八月三十日止每月束脩洋錢貳百元正
二哈佛書院院長等言定戈鯤化攜帶一妻二子往上海等處居住至幹姆白理咭城又帶一僕
住於下船路間除沽酒之外所有一切船錢房錢車錢及應用行李等費均由書院給發俟



2002年2月3日采访戈鲲化后人,右四、右五为戈鲲化曾孙戈承华及夫人,右一至右三,为戈承华的女儿戈钟英、戈钟秀及儿子戈钟伟,左一为本书作者,左二为摄影者张煜的夫人张奕。

哈佛：文化的多元与互动

杜维明

哈佛大学的汉学研究，在美国开风气之先，而且一开始就有进行东西文明交流的意图。早在 1879 年，当许多美国人还不知道中国在哪里时，哈佛大学就已经从中国聘请教师，来康桥（Cambridge）担任中文教席。这在当时不啻石破天惊之举。虽然最初的动机多半有商业利益的驱动（如对华经商的需求），以及文化输出的迫切（如传教活动的方便），但很多行为都有不可预期的结果。当来自宁波的休宁才子戈鲲化出现在哈佛校园里时，他带来的就不仅是关于中国语言的知识，还有中国文明的精神。事实上，戈鲲化在美国的学生并未带着功利的目的去学习，以后也不曾因此而从事商业发展。相反，他们更多是由于对古老的中华文明产生了兴趣，希望对异质文化有所了解，如美国最伟大的拉丁文教授刘恩（George M. Lane）之所为。我们可以想象，当戈鲲化用带有南方口音的中国官话教课时，在校园里有着怎样的震动。当然，这一事实本身，也体现了哈佛的宽容，具有多元文化并存及互补的气度。

哈佛大学的汉学事业，自 1879 年发轫，至 1929 年哈佛—燕京学社成立，遂进入一个新阶段。无论是建构哈佛的东亚研究，还是推动

燕京大学的国学研究,以及支持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发展,哈佛—燕京学社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哈佛—燕京学社的基本理念是通过学术交流促进中美乃至东西文化的相互认识 and 了解,这符合铝业巨子管理士·霍尔(Charles Hall)遗产委员会的初衷(哈佛燕京学社是由霍尔的遗产资助而建立起来的),当然也是世界文明发展潮流的必然。

1954年,在第二届社长赖世和(Edwin Reischauer)的倡导下,哈佛—燕京学社设立了“访问学人”项目,每年从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地邀请十余位从事人文学研究的学者,前来康桥进行独立自主的学术研究。1980年和大陆学坛恢复交流之后,这一项目更加得到延伸,逐年到哈佛进修的大陆学人,累计已达百余名。他们在人文学的不同领域都是业有专精的学者,现在多半已在各自的学科挑起了大梁。

访问学人从四面八方来到康桥,他们是哈佛文化环境的受益者。在这里,燕京学社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使他们可以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开阔视野,从事更为广泛意义上的研究。但是,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哈佛的文化也因为访问学人的存在而有了大幅度的变化,所谓受益,原就是双向的。这体现在,当这些访问学人来到哈佛后,他们所展开的研究计划就参与了哈佛的文化建设,使得哈佛文化能够更加全球化。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发展潮流,但全球化不能有所偏废。就美国而言,既要面对欧美,也要面对亚太;在亚太,既要面对日韩,也要面对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二战以后,美国文化凭借其军事和经济强势,把日本带动了起来。美国对日本的文化强势是全方位的,渗透在许多方面,它对整个东亚的态度当然也是出于同一思路,即引导和要求人们学习西方,尤其是学习美国。可是,如果在全球多元化的新形势下,美国仍然一味显示着这种傲

慢,那么对它的发展极为不利。美国应该也必须转化关于学习的态度问题。它所学习的对象,应该包括东亚,特别是中国。在一个文明对话、文化多元的时代,忽略这个代表世界文明重要一支的国家和民族的资源,无疑是画地为牢。前些时,美国媒体播出了韩国国家电视台录制的讨论亚洲价值和亚洲伦理的节目,说明民众有着这个关切和需要,也提供了这个问题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论说的可能。那么,当这个信息被带到美国后,怎样才能在社会上发挥作用呢?这需要一个合适的中介,否则在西方文化占有强势的美国难免杂乱无章,转瞬即逝。大学的特色是求同存异,正是最好的中介。哈佛作为美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在过去的三百多年里,曾经抓住了多次机遇,包括敏感地从霍尔遗嘱中意识到东亚研究的可能性,因而成立了哈佛—燕京学社,成为举世闻名的东亚研究中心。现在,新的世界格局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对于哈佛来说,当然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能否进一步确立它的地位,并继续领导文化潮流,就看它是否能够抓住新的历史机遇。

如前所述,哈佛的东亚研究在美国起步较早,经过赖世和、费正清等人的开拓,已经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即使如此,整个东亚研究在哈佛仍然处于边缘。一方面,缺少比较大的研究课题;另一方面,涉及这一研究的学生也还不够多。当然这种情形也在发生变化,哈佛通过设置不同的中心课程,已逐渐引起学生对东亚、特别是对中国的兴趣。比较传统的课程如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比较现实的课程如讨论中国现代社会,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参与这些课程的学生大概占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二三十。如果在他们四五年的学习中,对东亚尤其是对中国能有越来越深入的了解,以后所引起的结果将是不可预期的。大学的教育,尤其是人文科学的教育,应该也

必须选择经典,因为经典是经过时间检验的基本典籍。问题是,确定经典的标准是什么?以往的美国大学,往往只在希腊、犹太或基督教传统中确立经典,很少言及东方。现在的情形有所改变,哥伦比亚和哈佛等校都注意了这一问题。另外,美国国会曾决定公民应该学习八本书,其中非西方的典籍是《论语》。相应地,美国国家电视台有一个对谈节目,也以两人对谈的方式,拿出一个小时来谈《论语》。从这种情况看,将儒家伦理带入美国社会,或者说在文明对话的背景中发展儒家伦理,是有机缘的。

西方大学的教育对语言有特定的要求,汉语处在边缘。虽然汉语号称是世界上进行口头交谈人数最多的语言,但英语仍然占有绝对的强势。从互联网的时代看,世界上百分之九十是用英语,百分之五是用法语,其他各种语言加起来是百分之五,汉语大概只占百分之一强。这当然是历史造成的,一时也不可能有很大的改变。但是,如果说法国研究可以用法文来表述,德国研究可以用德文来表述,那么,中国研究为什么不可以用中文呢?当有朝一日在世界范围内研究中国文化可以用中文来表述时,那就开始意味着由边缘走向正常了(我们不说走向中心)。一旦走向正常,当然就可以为整个世界的人文学创造出新的经验来。这个过程当然很艰难,需要掌握更多的文化资源,需要西方和中国的互动,经过好几代人的努力,也许才能初见成效。但它的发展方向非常明确,动力在不断增大,并与整个学术界、文化界和知识界发生互动,和中华民族的腾飞紧密关联。中华民族的腾飞,将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多种信息,这些信息汇聚在一起,会使文化的建构更加深化,更加富有生命力。哈佛的本科生一直有“China Table”的习惯,就是在餐桌旁用中文交谈。目前这个群体大多由亚裔(主要是华裔)构成,相信随着发展,会有更多的人

参与,从而慢慢引起语言程度的改变。在哈佛东亚系的课堂上,现在已有老师尝试用中文教学,如李欧梵教授的中国现代文学。另外燕京学社每年还从中国邀请学人,一方面访问,另一方面用中文承担一门课的教学。这些,在美国的大学里都是相当独特的。如果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整个世界的华人社会能够共同创造一个宽广的中国文化本体的氛围,并在西方各种不同的文化领域中进行,那么无疑会出现一个积极的、蓬勃向上的局面。

对于教育,哈佛—燕京学社一向具有超前的眼光,目前所进行的计划之一,就是为哈佛的本科毕业生提供更多选择的可能。一个学生,当他刚刚毕业,还不知下一步应该怎么走的时候,如果他掌握了一定的汉语,燕京学社可以为他创造条件,让他到中国去一段时间。他们选择中国,可能是为将来经营的需要,也可能仅仅是出于好奇。但不管怎么说,如果他们在美国文化熏陶下长大,不去选择同质文化的英国、法国等,而是选择了相对异质的中国,那在思想上就是一个很大的飞跃,带去和带回的资源都会促进多元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另外的考虑可以从研究院的层面来谈。有数据表明,现在美国的研究院里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学生,都是美国大学里精英中的精英。这些人,不管其汉语程度怎样,对古典掌握得怎样,他们的智商在整个学术界都是最高的。他们如果从事其他行业,比如电脑业,将获利甚丰。但他们却偏偏选择进入这个领域,目的主要是面对思想的挑战。中国的哲学、政治、文化等,相对于他们原来所掌握的资源,能够挑战他们去发现或检验人类的共同价值。如果哈佛能为来自东西方的学者或学生都提供符合各自所需的试验场,那么,它的效应在不久的将来将更为明确地显现出来。

当然,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文明对话的背景中展开的。1993

年,哈佛大学的亨廷顿教授提出了“文明冲突”的理论。他根据 1989 年以来,由于苏联解体,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大阵营相对抗所延续的国际政治格局,已发生根本的变化,因而认为在未来的世界,文明之间的冲突将会取代意识形态和其他形式的冲突而成为最主要的冲突形式,西方与非西方的关系将会是世界政治的最重要的轴心。但我们认为,如果冲突果然不可避免的话,那么对话就更为必要。对话的传统是从马丁·布伯开始的,由宗教间的容忍发展到互相的参照理解和相辅相成。宗教对话使得对话者认识到,作为一个基督徒,甚至可以从其他宗教教徒那里学到更深的做基督徒的资源。因此,对话应该也必须是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主要背景,是中国学走向更深层次的必由之路。21 世纪是对话的世纪,是各种价值都互相发展的世纪,是多元而非相对的世纪。如果按照这一思路去加以发展,那就不仅是大学,整个文化研究的层次都会得到进一步提高,世界地球村的形成和完善也会得到更大的助力。

前 言

公元 1879 年 7 月 3 日,戈鲲化搭乘英国“格仑菲纳斯”(Glenfinlas)号轮船,从上海启程,前往美国,8 月 29 日抵达目的地^①。自 9 月 1 日起,开始了这位 41 岁的中国学者预计在哈佛大学为期三年的教学生涯。这是中国第一次向美国的大学派出教师,去教授中国文化,也是一件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乃至整个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

一、戈鲲化的里籍

戈鲲化,字砚畴,一字彦员,号人寿主人等,生于清道光十六年(1836)^②。关于他的里籍,有认为宁波人者,如在他逝世的当天和次

① 据戈鲲化光绪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写给杜德维的信,他是五月“十四日起行,至七月十二日安抵美境”。将戈氏所言换算成公历,就是 7 月 3 日起行,8 月 29 日抵达。按,这里和杜德维的说法略有不同。1879 年 7 月 1 日杜德维写给哈佛校长埃利奥特的信中说:“戈先生明天将搭乘‘格仑菲纳斯’号轮船,启程前往纽约。”王振中教授认为,这可能是时差换算时出现的差异,我同意这个判断。杜信见本书,王文题为《戈鲲化的梅花笺》,载《读书》2005 年第 4 期。

② 关于戈鲲化的生年,《波士顿周日晨报》(Boston Sunday Morning)1882 年 2 月 15 日的报道说是 1838 年,在旧版《戈鲲化集》中,我即直接用了这个说法。周振鹤教授根据戈鲲化《人寿集》中的相关记载,指出戈出生于道光(转下页)

日,美国波士顿的一家报纸先后发表文章,或说他是“土生土长的宁波人”,或说他“生于宁波”^①。这可能是根据他来自宁波而想当然的认定,但这种说法至今仍在哈佛大学广为流传(如哈佛燕京图书馆里悬挂的戈鲲化照片,下面说明即指其为宁波人),因而还有必要作些说明。

戈鲲化在自己的著述中^②,多次自称“新安”人,这一说法,在章鋆于同治十三年(1874)为戈鲲化《人寿堂诗钞》写的序中得到了证实。据《读史方輿纪要》卷二十八《徽州府》和卷九十《严州府》,三国时吴置新安郡,隋移治安徽休宁县和歙县,宋代宣和三年改称徽州。黄钰在光绪四年(1878)为该集写的序中称自己和戈鲲化“同里”。查《清史列传》卷五十三《黄钰传》,黄钰正是安徽休宁人。另外,戈鲲化《次韵答同里余右轩太史》之一写道:“同住乡关卅六峰,未能笠屐侍游筇。输君先我看明月,为说天都万芙蓉。”余氏也是休宁人,休宁在黄山脚下,三十六峰正指黄山,而天都峰则是黄山最高峰。《赠孙欢伯太守(熹)》:“井里叨同病复同。”自注:“太守原籍休宁。”《酬同里陈少

(接上页)十六年五月,甚是。周文题为《戈鲲化的生年月日及其他》,载《中华读书报》2001年3月21日。不过,对于戈的生日,周考订为五月初八,即公历1836年6月21日,而邬国义先生则认为不确,应是五月十九日,即公历1836年7月2日。我同意邬先生的意见。邬文题为《关于戈鲲化生年月日的问题》,载《近代中国》2000年号。按,这次修订,我又特意核对了一些关于戈鲲化生平的英文记载,发现各有不同的错误,想是当年记者报道时,查核不易,故可能以讹传讹。

① “Boston Daily Advertiser”, Feb. 14, 1882; “Boston Sunday Morning”, Feb. 15, 1882。

② 戈鲲化著有《人寿堂诗钞》、《华质英文》等,编著有《人寿集》,分别有刊本和油印本。前第一、三两种藏哈佛燕京图书馆,第二种藏哈佛大学威德那图书馆。